

悅讀香港



黛西札記
李夢

香港首個全民閱讀日即將到來，特區政府康文署與香港公共圖書館、創意香港等合作，將在四月二十三日前後推展一系列閱讀推廣活動，包括閱讀嘉年華、展覽、工作坊、網上作家分享和全港中小學校寫作比賽等，營造全城閱讀氛圍。

上周在中央圖書館舉辦的「香港悅讀周」啟動禮，請來作家、編輯、譯者等眾多出版文化人到場，由主辦方公布活動細則。啟動禮時間不長，文體旅局楊潤雄局長致辭之後，播放宣傳短片，及一眾主禮嘉賓共同宣布系列活動啟動便告完結，有些意猶未盡。我其實很想聽主創談談此番「香港悅讀周」主視覺（KV）的設計理念。海報中，不同年齡、不同文化背景的閱讀愛好者，舉起一本書遮住部分面孔，宛若戴上面具，展示出與現實世界完全不同的自我。例如一位年輕女子變身戲劇中的花旦，小朋友戴上AI頭盔進入人工智能世界，老年人幻想自己重溫年輕時的芭蕾舞，而內向宅男則希望自己成為勇於發聲的強者……由此，引出「閱讀／探索無限空間」的主題。當

我們說拍電影、看電影可以讓人體會不同時空、不同遭遇的人生故事，從而引起共鳴或是好奇，寫書、讀書，又何嘗不是如此？

近來人們常說港人紛紛北上消費，香港本地的零售和餐飲業頗感壓力。不少業界代表都認為，香港旅遊及零售業若想長久發展，便不能與鄰近地區「鬥平」，試圖以平價吸引顧客，但若再問得詳細些，本地品牌究竟怎樣建立特色與過人的處？卻少有人對此深思。香港電影、電視劇、流行音樂的黃金年代曾留下諸多經典，而如今的人們，又能從哪裏找到當年的熱烈與昂揚呢？我想，閱讀，或許可以成為代表香港文化的一張新的名片。

香港不缺乏年輕而有活力的中英文作者與譯者，也不缺乏優秀的出版社、書籍設計師和別致的閱讀文化空間，如果公共圖書館等公營機構能更加積極聯動各方，如果旅發局在描畫旅遊地圖時可以多些著墨書店、咖啡館和藝文空間，我相信，未來不論內地與海外遊客，抑或本地市民，都會對閱讀投以更多好奇和想像。畢竟，由閱讀、由紙本與網絡延展開來的空間可以無限寬廣，此亦是香港在人工智能時代可以張揚的一個個性所在。



淮風物談
胡竹峰

四月雨夜，讀劉侗《帝京景物略》，文風並非人云亦云的幽深孤峭，別趣奇理而已，性靈充滿。才子性靈之詞，難免詭俊纖巧，秋冬之際讀來，或許乖張，春日閒翻最好，翠綠可喜。劉侗文字求奇，奇而幽，玄之又玄，入了妙門。據說他鄉試時，下筆過於奇崛被禮部參奏，惹來文禍。聞所未聞，真是咄咄怪事。

《帝京景物略》記京中童謠：「楊柳兒青，放空鐘；楊柳兒活，抽陀螺；楊柳兒死，踢毬子。」踢毬子、抽陀螺，都是舊時遊戲。空鐘多以竹子做成，今人稱為空竹，不是故鄉風物。空竹形如車輪，中有短軸，或單輪或雙輪，空心，上挖小孔，內置竹笛。以雙竿引棉線播弄，引兩端撒抖引樂，聲如天外晨鐘，甚為可聽。北方常見抖空竹之戲，不獨屬兒童玩具。

先民遺址有石製的陀螺。北魏人稱陀螺獨樂，《齊民要術》說榆樹經三年，莢、葉即可

陀螺

售賣，五年之後，堪任椽子，也可以做陀螺及蓋，一個可得三文錢。唐朝人稱陀螺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宋代宮中女子，以象牙製手捻陀螺遊戲，稱為千千或千千車。皇城歲月漫長幽苦，着春衫的女子在燈下轉動陀螺，汴京城燈火如畫，人間的冷清與喧囂並不相通。

有鑽孔陀螺，能叫，俗名地鴿。常見人飼養鴿，身呈灰黑色，頸部和胸部暗紅。我老家人稱陀螺為地骨碌，一來是說它在地上轉動，二則喻其短小。由物及人，還稱身材矮小的人是地骨碌。

記憶中做過幾個陀螺，截茶碗粗的雜樹，榆木、棗木或者柞木，無裂紋即可，三寸高，削成實心錐形，如小空鐘。陀螺放在地上，軟鞭抽動即旋轉，將停時再抽，兜兜轉轉反覆似，轉得快時，彷彿定在那裏，頂光旋旋如影似，游絲微顫，像凌波微步，隱隱有嗚嗚聲。有些木質軟，分量輕，陀螺轉起來輕飄飄的，雜木沉着，陀螺旋轉如鑽地小獸。倘或給它塗色或刻上木紋，轉起來格外惹眼。

鄉野山居寂寥，氣悶得發慌，有孩童衣兜終日揣個陀螺，玩得久了，光溜溜如有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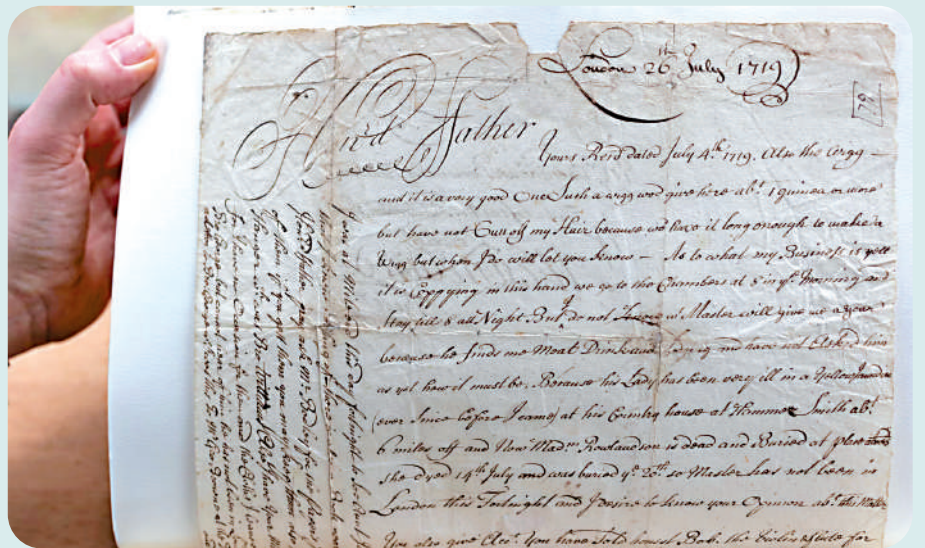
抽陀螺也爭輸贏，轉時長者勝，蹦得遠者勝，或在地上畫圈，讓兩陀螺轉動時相撞，出圈者則輸。

有幾次路過巷口，三兩個小兒在那裏玩陀螺。他們不知人來車往，不求法，不求知，只求樂，心如明鏡，所謂赤子之心是也。《道德經》說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不像如今我輩，幾十年俗世的塵埃堆積心間，終是活成了一隻陀螺。鬱鬱黃花，無非般若；中年肉身，不過陀螺。多少人把自己活成了陀螺，任由命運之鞭日夜抽打。正所謂是：

推窗細看黃昏雨，
風打枝花落幾多；
春去春來天地意，
風平風逆世情歌。
桃紅見素存清氣，
雲白無心養太和；
長劍藏身揚大願，
浮生原是小陀螺。

四月雨夜，讀劉侗《帝京景物略》，突然想到陀螺。楊柳年年都會青，舊時的陀螺卻轉得遠了，杳然隔了多少歲月。

三百年前的通信



▲英國青年本·布朗（Ben Browne）記錄自己一七一九年離鄉到倫敦生活的信件，在坎布里亞郡博物館展出。圖片來源：National Trust



英倫漫話
江恆

當十八世紀英國詩人塞繆爾說「如果你厭倦了倫敦，你就厭倦了人生」時，他應該不會想到，在倫敦有一位青年卻體驗着與他所描述的不一樣的生活。這位名叫本·布朗的青年來自英格蘭北部的小村莊，他懷揣着希望和夢想，於一七一九年離開家鄉隻身前往倫敦。剛到倫敦的時候，眼前車水馬龍、光怪陸離的景象曾讓他大開眼界，但日子久了，他也面臨諸如房租貴、工作累等一系列問題，甚至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在虛度光陰。最終他在倫敦漂泊了十六年之後，又回到故鄉附近湖區的家庭農舍。而他在倫敦期間所經歷的一切，都以通信的形式詳細地記錄下來，其中大約六十五封信有幸保存至今，早前這些信件在坎布里亞郡博物館對外展出，讓人們得以一窺當時倫敦生活的面貌以及他個人的心路歷程。

在這些信件中，布朗生動地描述了倫敦新生活，比如為融入倫敦這個大千世界，他保持着活躍的社交生活。一方面，他努力結交新朋友，經常在市中心法院、酒吧雲集的著名艦隊街吃喝應酬。另一方面，他也熱衷購買書籍，提升個人的文化素養。根據布朗的後人捐獻給圖書館的家傳書籍，許多書的購買日期正是布朗在倫敦生活的時間，並且有些書上面還有他本人的親筆註釋，這些書籍題材廣泛，包括愛情小說、虛構作品和莎士比亞戲劇等。

布朗作為年輕人也緊跟時尚，購買長襪、馬褲、假髮和其他新生活必需的物品。他在信中希望父母不會認為他過於奢侈，因為在他看來，他買的這些東西與倫敦人的穿戴相比仍顯寒酸。此外，他也幫助家人、親友和鄰居代購倫敦才有的時髦商品，例如他在信中羅列了採購清單：給父母寄的幾個鼻煙盒、一些巧克力和咖啡；替親戚買的假髮箱、密封蠟和銀項針；幫友人買的帽子、兩條項鍊、一件男士禮服和一件女士斗篷等。但正是這些主動和被動的消費，增添了布朗的經濟壓力。

布朗在書信中常提到的話就是——請家裏趕快匯款，這裏什麼都貴。日常消費只是一部分，他的最大開支是房子租金，他經常在信中要求家人寄錢來支付房租，雖然沒有

透露具體金額，但以他的生活軌跡判斷，房子應位於繁華的倫敦市中心，租金之高可想而知。他在信中亦透露，自己接受了律師助理培訓，還和僱主的女傭結了婚，需要花錢的地方非常多。而他的工作收入似乎並不理想，並且上班時間很長，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主要就是複製法律文件，他很惱火地發現，自己收穫不大，形同給僱主當了五年的學徒，實在是虛度青春年華，或許正是因此促使他決定返回家鄉。另外，他在倫敦也見證了社會不公和動盪，像是斯塔佛德絲織工廠工人舉行的大規模罷工，讓他覺得倫敦並非如他想像般美好，他在寫給家人的信中說道：「紡織工們發起一次非常大的罷工行動，他們因遭受剝削而飢腸轆轆。」

正如坎布里亞郡博物館負責人艾瑪所說，這些信件讓人看到一位年輕人到大城市學習或工作的種種艱辛和時代烙印，但更大的意義卻是揭示了倫敦美麗外表下的殘酷，因為布朗的煩惱與當今年輕人的煩惱沒有太大不同，證明三百年來倫敦一切都沒有真正改變。事實上，從後來不同時代作家在文學作品中對倫敦的描述來看，許多地方和布朗信中的說法的確似曾相識。

就在十九世紀初期，差不多布朗寫信的一百年後，作家查爾斯·蘭姆在《伊利亞隨筆》中形容的倫敦，也是布朗所說的样子。書中寫道：「通宵任何時刻，只要你醒着，生活都不會睡大覺；艦隊街上不可能有沉悶乏味的時候；種種人群，甚至污穢和泥

濘……那是絢麗多彩的生活畫面。」作家皮爾斯·伊根所著的暢銷書《倫敦生活》，也幾乎以布朗的視角，審視倫敦城區的漫遊和狂歡，向讀者展示都市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的獨特景觀。

與此同時，倫敦仍是布朗眼中那個帶着強烈階級色彩的拜金城市。作家簡·奧斯汀在《曼斯菲爾德莊園》寫道，從倫敦來的克勞福德姐弟倆就是拜金主義的忠實信徒，他們曾引用倫敦的一句格言：萬物都能用金錢獲得。奧斯汀在《理智與情感》中也提到帕爾默太太一行到倫敦時尚的邦德街購物的情景。奧斯汀本人私下更稱倫敦是「揮霍墮落、道德敗壞的地方」，她筆下所有的花花公子，無一例外都喜歡在這個城市追逐奢靡生活。而作家狄更斯在《艱難世事》中展現了當時紡織工人的罷工，他藉工人之口講出殘酷的事實：生長於此的許許多多工人，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為生存苦苦掙扎，資本家們總逼着我們趨向於一個遙遠的目標——死亡。

到了二十世紀，作家維吉尼亞·伍爾夫在小說《歲月》中，描繪了倫敦人不變的忙碌狀態，「大街上人們都在忙着工作，雙手在不斷運送磚石，從不閒扯胡聊，永遠專心致志。」曾旅居倫敦的作家老舍在《我的幾個房東》中，則講述了在倫敦租房的不易，他為省錢和其他兩人合租，而找到那樣便宜的房子是十分困難的，租客們常為房租發愁，這與布朗在倫敦時的處境別無二致。

大家族出遊



HK人與事
東瑞

印尼華人與「大家族出遊」，時間多選擇在印尼穆斯林（回教徒）過新年的那一周（俗稱齋戒月），不少給華人店舖打工和為華人家庭服務的女傭都放假回鄉。印尼學校在這期間也放假，難得大人不用開店、小孩不用上學，老幼一起放假，便有了「大家族出遊」的可能。

日前文友夏女士，就率領家庭團來港，大大小小連親家十八口都一起帶上，一個家政員工也隨團，堪比小型旅遊團。文友很有心，來前就提早告知他們所住酒店和大致行程，以便約定見面時間。我一看行程，從五號到十六號，香港、珠海、澳門三個地方各玩、住幾天，可謂馬不停蹄。那種忙碌情景，僅是想像一下，也可感受到途中的舟車勞頓。令人欽佩的是他們本來還想到「天府之國」四川，無奈夏女士擔心夫君身體欠佳而取消了原計劃。

本想盡地主之誼，請夏文友一家子飲港式茶，不料她說香港的兄長已經安排，也約我們一起來見面。後來才知，其實夏女士是因為家族遊，人數多，不想讓我們破費，就反客為主。他們一家三代人，住在近北角碼頭一家酒店，飲茶的地點也在同一座大廈。見面時，彼此一一握手，一見如故。我們也見到了他們的香港親友，他們訂了三圍席，好不熱鬧。

印尼華人喜歡香港酒樓的港式點心。很多富有香港特色的茶點在印尼很少見，除非是華人老闆開的酒樓，從香港請師傅擔任主廚，才能製作出地道港味的點心。比如，蓮蓉包、小籠包、燒賣、芋頭酥、蝦餃、炒麵、腸粉、鳳爪等等，都是印尼較罕見的點心。三圍席，每一席都被點心籠堆疊得滿滿的。很少品嚐港式點心的大小遊客，自然胃口大開，吃得很開心。

望着夏文友的家人，不禁感觸良多。她的兩個兒子、一個女兒都成家了，各自小家庭的成員也全部來了。這樣的機會，對於香港人來說挺難得，除非是農曆新年公眾假期那幾天，一大家子吃團年飯，才可能出現大小家族成員全部到齊的場面。大家族多數牽涉三代至四代人，兄弟姐妹各自的家庭成員全到齊，這在香港多以小家庭為單位組成的社會是比較罕見，也有不低的難度。

印尼華人社會普遍家族觀念和凝聚力強，當地大大小小的社團非常多，凝聚力大至一個社團，小至一個家庭。我為夏文友這次家族遊點讚，她笑笑。

想到早年，我們也搞過家庭遊——慚愧無法稱為家族遊，畢竟人數太少。當時我和妻子，加上兒子、女兒和他們的男女朋友，不過六個人。後來他們成家、生兒育女後，就未曾家庭遊了，可見有難度的啊。不是哪一個人沒假期，就是孩子還太小。等到孩子大了，也許我們的腿有問題了，難！



「小林漫畫」在維也納



市井萬象

新華社

▲維也納普拉特公園展出的「小林漫畫展」作品。